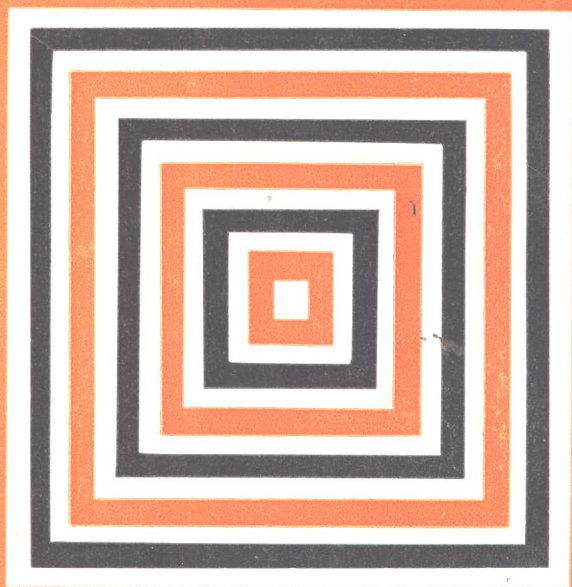


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



著功亮楊 八九之書叢學文記傳

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

楊亮功著

98
傳記

111
042
410

印行

1112
0425
416

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

楊亮功著

六十九之書叢學文記傳

H

1982, 10, 22.

傳記文學叢書之九十七（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

定價新臺幣五十元

著者：楊亮功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三六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一日初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一九號

前言

我的一生生活可分爲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爲求學與教學，自光緒二十六年至民國二十二年。第二階段服務于監察院，自民國二十二年至民國四十三年。第三階段在考試院工作，自民國四十三年至六十七年。現在爲第四階段，仍回到教學讀書寫作的的生活。誠如康南海詩云：「曲徑危橋都歷遍，出來依舊一吟身。」

此一小書「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即係敘述我的第一階段讀書與教學生活。共計十一篇，曾先後登載于各種雜誌，而以「傳記文學」爲最多，亦有未經刊載者。今編訂成一單行本，由傳記文學社出版。其中一、二、四等三篇，係敘述讀書生活。三、五、六、七等四篇，則敘述教學和辦學生活。最後八至十一等四篇，雖係紀念文字，但重在敘述幾位老師的學術思想，以其對於我的爲學、治事、做人，皆

曾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故亦予列入。

自清末至民初這一段日子，正是中國教育學術思想極大轉變時期。由私塾轉變到學校教育；由傳統保守思想轉變到接受西洋學術思想；由古典文學轉變到提倡白話文。正如美國教育家克柏萊（E. P. Cubberley）所說的：「在複雜方言的中國，正把古老的文化從困難中轉到西方性的文明。」（西洋教育史第九章）。我的「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即從這一轉變中經歷得來。因此，這一本小書，雖係有關個人的敘述，但卻充分反映了這個偉大轉變時代學術思想上所表現的一種新生的智慧之火。

年光荏苒，往事縈迴，瑣瑣述此，聊誌鴻雪之跡而已。



影近者作

(月二年九十六國民)



片照年早者作

(攝年九國民)

目 錄

前 言

- 一、青燈家塾憶童年……………一
 - 二、五年北大讀書生活……………九
 - 三、梓桐閣一年……………二三
 - 四、在美求學六年的經過……………三七
 - 五、短短的六個月在河大……………四七
 - 六、吳淞江上……………五一
- 我在中國公學一段辦學的經歷

- 七、百花亭兩年……………七一
- 八、蔡孑民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八三
——在中央研究院講詞
- 九、胡適之先生與中國公學……………八九
——爲胡先生逝世週年而作
- 十、悼蔣孟隣先生……………一〇七
- 十一、記克柏屈教授……………一一三

一、青燈家塾憶童年

我在六歲時（光緒二十六年實足五歲）開始上學，係附讀于一隣居李姓家塾。先生教我認方塊字，讀千字文，百家姓。因體弱多病，不久即輟學。

次年父親與親戚李養吾先生兩家合請一位合肥王春茂先生做家庭教師，書房設在我家，伙食按月輪流供應，學生僅李家姊弟公桂公會和我及弟保鈞四人。王先生有六十多歲，隨他而來的，有他的十二三歲的頑皮孫子，和二十多斤重的光滑青石球。

王先生雖精於拳術，並不教我們技擊，對於我們的書本功課亦不十分嚴緊。每日除讀書習字例行功課外，常帶我們出外散步（女生除外）。沿河兩岸，農田菜圃，以及市場廟宇皆是足跡常到的地方。王先生的理想中，並沒有甚麼叫做示範教育

——使學生瞭解人生實際生活，多與大自然界接觸。王先生的理論是不贊成年幼學生終日關在書房裡如關在監獄一樣，那是會悶出病來的，應當讓他們多在野外散步，舒散筋骨。我那時僅是六七歲小孩子，想像力與聯想力尚未十分發達，談不上欣賞大自然的美。四壁雲山，一灣秋水，並不能引起我的愛好。可是夕陽西下，牧童村歌，却也令人有點悠然神往。

王先生只教我們一年不再繼續了。我在那一年中除了死記若干生字，讀了一部史鑑節要外，似乎別無所獲。

王先生去後，父親單獨聘請一位含山趙仲平先生來教我們兄弟二人。趙先生係上海格致書院畢業，不滿四十歲，性情很和平。他另有一套教學方法。他一方面教我讀經書（論語、孟子、左傳），一方面訂購些上海文明書局新出版的史地動植物各種小學教科書，用白杭連紙、石印、線裝的本子，遠較現在小學所用教本為美觀。上有插圖，文字淺近，最易引起閱讀興趣。在當時科舉尚未廢除，內地私塾採用教科書為教本，使學生能接受若干新的知識，總算開風氣之先了。不過趙先生教我讀經書，仍用死記的背誦方法。有時我遇着艱澁長句背誦不來，他始為我略加講解

，意義明瞭後，便容易讀熟。我覺得過去私塾背誦方法自有它的用處，不一定就要廢除。我現在對於五經四書還有一部份能够記得，是靠著當時背誦之功。不過背死書而不講解却是一種虐政。古代希臘小學讀字母用一種詩的方式，讀書要有音調，這也是一種幫助背誦的方法。

那時我的祖父雖已六十多歲，他還掌理家務。關於我們兄弟的教育則由父親照管。我們每天早晨上學前，總要到祖父床前叫一聲「爹爹」。他伸出頭來在我們面頰上親一親，每人給制錢三枚。當時物價三個制錢可以買兩根油條。後來物價上漲，每天給我們的錢，也跟着調整。到了每天給我們一個銅角子時（值十個制錢），我就快要離開家庭到縣城進高等小學了。祖父每日看的是申報，那時北京京師大學堂新創辦，報紙上常載有京師大學新聞。祖父很重視這個全國最高學府，因此他常常叫我的小名問我：「××，你將來長大時是不是要到北京進京師大學堂呢。」我總是回答說：「是，我將來長大時一定要進京師大學堂的。」他聽了非常高興。祖父是辛亥那年去世的，到了民國四年夏天，我到北京考學校，其時北京大學考期已過，我考進了國立北京工業專門學校。但我寧願放棄工專正式生資格而跑到北京大

學去做旁聽生，一年後考試及格改爲正科生。這固然由於我不願學工科，也是想完成祖父的期望。

光緒二十九年我已經九歲，父親集合本家大房，三房，五房幾位伯叔及親戚李養吾先生共同創辦一所初級小學，取名養正小學。校舍借用大房的兩路平房，加以改造，並添建講堂兩間及操場一個。所收學生，僅限於楊李兩家以及兩家親戚的子弟，總共不滿三十人。按程度分甲乙兩班，我分在甲班。校長由三叔祖鑑堂擔任。教師只在外面請一位靳穆如（名鐸）先生專教國文，其餘科目由創辦人各就所長分別擔任如下：

科目	教材	擔任人
修身	孝經	疊筠二伯
讀經	大學、中庸、左傳等	父親
國文	古文觀止、東萊博議	靳先生
歷史	綱鑑易知錄	月如三叔
地理	鄉土地理	

格致 動植物

算術 算術、珠算

子寬三叔

體操 李養吾姻長

以上除蘄先生外，其餘全不支薪。學校功課以經史國文爲主，父親及幾位伯叔皆係科舉出身，擔任經史課程，當然很合適。子寬三叔的算術程度雖不深，但教授初級小學，是足夠應付的。李養吾姻長是一位軍官，曾帶兵遠征廣西苗人，他教我們體操未免有點大才小用。其外大房有三位老兄味燠、仲箎、緱蘭在南京兩江師範讀書。他們暑假回家時也盡點義務，教我們地理及格致，並教我們一點日文。

這種半新半舊式的小學，等於一種變相的家塾，也可以說是由私塾到新式學校轉變中的一種過渡教育。學校雖採用班級制而仍沿用私塾式個別教學。教學方法仍是背誦式與講述式。經書國文不僅要背誦而且要「回講」。每星期作文一篇，每天寫大字一張，小字半張，點閱綱鑑易知錄兩頁。這種日常工作與在私塾時並無差異。

校內功課相當的緊，各家家長皆不願其子弟落在人後，故督促甚嚴。學校教學雖不像過去歐洲耶穌會學校完全以競爭爲教學原則，但是由於長輩們有爭強好勝的

心理，因此我們同輩學生對於功課競爭甚烈，甚至因競爭而生嫉妒。

大伯幼穉在伯叔輩中年齡最長，文學亦最好。他在外做官，年老回家，閑居無事，有時爲我講些詩賦。他講的是唐詩三百首和賦學正鵠。有一天他看見我的作文課本，向父親說我將來可以造就，要父親多注意培植。不意這句話竟引起幾位同輩的妒心。因此我想一個人在社會上，能爲人所敬愛而不爲人所嫉妒，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學校在暑假中雖不上課，但是我們每天仍照常到學校讀書寫字。晚間叔伯子侄們往往聚集在學校操場上乘涼，大伯有時出對子考我們，最優者有獎品，一枝筆，一硯墨或十個銅角子。我還記得三付很好得獎的對子：

一

重簾不捲留香久

萬籟無聲下筆遲

二

無風燈焰直

有月竹陰寒

三

驢背不如牛背穩

馬皮何用虎皮蒙

有一天本縣縣官陪同一位姓沈的省視學來到學校視察，翎頂輝煌，後面跟了一大羣隨從，這件事轟動了全鄉鎮教育界，也是學校開辦以來一件大事。沈視學留住在校內，縣官另有「行轅」。鎮上一位武官每日早晨衣冠整齊到學校來向沈視學磕三個頭，站起來，再打一千。這位視學先生只是拱手作答。我看了很奇怪，便問父親，他說：「因為沈視學是一位讀書人，讀書人是受人尊敬的。」這句話的意思當然是勸我要讀書。沈視學在學校住了三天就走了，臨走的時候還假城隍廟戲臺演說一次。講的是勸人家父兄送子弟進學校及女子要放足。

到了光緒三十二年，學校爲我們甲班生在縣城辦畢業會考。父親同幾位伯叔送我們去考試。僱了一隻夜行船。由柘皋鎮到縣城要穿過巢湖，約有六十里水路。初上船時，月色甚佳，一舟容與，大家甚爲高興。等到出河口時，風雨大作，乃避入

港內，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後始到縣城。考場借用縣立高等小學，國文題目就是高小大講堂所懸橫匾上的四個字——「士先器識」。我們畢業後，養正小學不久亦結束。

我在小學讀了四年，這四年中，我進步之速，遠非在私塾時所可比。特別是經史國文已有基礎。後來升入高小及中學，關於這部份功課，頗能應付裕如，考試成績常在優等。就是到後來進入北京大學專習中國文學，又何嘗不是因為在小學時偏重文史之關係。所以小學教育最不可忽視，一切一切皆足以影響到將來。今事隔五十年，回想當時祖父對我期望之殷，父親勞心焦思教我為學做人，其所給與我的恩惠，真是無法報答。一燈如豆，半夜書聲，兒時情景，徒供回憶而已。